

何珊 / 著

光影之歌

中国第一部讲述老一辈电影人
鲜为人知成长历程的小说

记录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的成长历程
讴歌第一代电影人幕后的英雄事迹
赞颂第一代电影人无私奉献的一生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光影之歌

何 珊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影之歌 / 何珊著. --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106-03962-2

I. ①光…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7031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三鼎甲

版式设计: 三鼎甲

责任校对: 周 骁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光影之歌

何 珊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毫米 1/16

印张/13.75 字数/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962-2/I · 0942

定 价 32.00元

引子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一个人八十岁的人生路途不算短了，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只是一瞬间，就好像一颗夜空中的流星转瞬即逝。但谁也不能否认，小小的流星划过夜空的一刹那却能留下一条闪亮的轨迹。

三晋大地上的山西省洪洞县就坐落在晋南临汾盆地的北端，东临太行，西靠吕梁，一条汾河由北向南蜿蜒穿过。数百年来一曲千古绝唱“玉堂春”将苏三起解的爱情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其中一句“洪洞县无好人”的戏文至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说来也巧，下面我要讲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正是洪洞人士，八十岁辞世。

对于他的人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地，认识他的人觉得他很平凡，平凡到许多人不曾知晓他的名字；熟识他的人称赞他活得精彩，精彩到他战斗、学习、工作、生活所涉及的领域之多且建树少有人能及；共同走过来的人认为他特别，特别到他曾经历了众多的人和事，纷繁复杂，五彩斑斓，其中不乏历史人物及事件，有的至今还鲜为人知、耐人寻味。不过我这个站在一旁细心观察他的人却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就是：

谁都知道，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做一辈子好人那是难上加难。就他而言，不论是平凡、精彩还是特别，大凡能懂得他的人也都同我有一样的观点，其实归结起来，他的人生应该是极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诗来高度概括其真谛，那便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就让我们循着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打开尘封的记忆，一起去追述回味他那平凡却饱含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吧。

目 录

CONTENTS

一	孤儿寡母 少年立志.....	001
二	壮志未酬 心向光明.....	005
三	为国御辱 投笔从戎.....	009
四	小鬼当兵 始于足下.....	013
五	初出茅庐 人小心大.....	019
六	机缘巧合 鲁艺深造.....	023
七	艰苦岁月 出生入死.....	029
八	枪林弹雨 战火磨砺.....	035
九	抗大学习 思想升华.....	041
十	晋绥战役 经受考验.....	052
十一	随军摄影 初试电影.....	062
十二	光荣授命 奔赴东北.....	066
十三	老兵新传 又一战场.....	071

十四	英雄用武	人保护卫	075
十五	重回长春	多重身份	080
十六	两心相悦	兄弟情深	084
十七	甘苦与共	革命伴侣	091
十八	欣然领命	毅然别妻	097
十九	从严要求	一丝不苟	102
二十	战火得女	奉调北上	109
二十一	惜别数载	母子重逢	114
二十二	邂逅首长	结交朋友	119
二十三	爱女心切	百感柔肠	127
二十四	临难授命	心愿未了	133
二十五	全力投入	孜孜以求	139
二十六	侠义豪情	柔肠百转	145

二十七	胸怀宽广 舍我其谁.....	150
二十八	天降大任 久别归队	157
二十九	从我做起 赢得尊敬.....	162
三十	压力重重 铁骨铮铮	168
三十一	如履薄冰 迎难而上	172
三十二	釜底抽薪 软硬兼施.....	180
三十三	战友重逢 告慰英灵.....	185
三十四	落地有声 分秒必争	192
三十五	尊师帅师 共同心愿	199
三十六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206
	后 记	212

一 孤儿寡母 少年立志

1924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廿四。这天恰逢雪后无风，天气晴朗，洪洞县胡坦村何家大院后面的北房里一个男孩儿呱呱落地了。

接生婆李嫂抱着刚出生、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婴儿从门里挑帘迈步进来，喜滋滋地向守在正房里的何家主家男人报喜，“何大当家，大喜呀！你婆姨生了个男娃。这回你们这门可算有后哩！”

“是啊！太好嘞！他李嫂，可让您受累了。”中年得子的何建禹边说边忙不迭地接过那小娃抱在怀里，笑不拢嘴地仔细端详起来，“他李嫂，这娃娃咋又瘦又小哩，这能养得活么？”

正说着话，身后一双大手伸过来要抱孩子，“来，让我看看。”

“呀，南先生来了哇！”

身穿深蓝色长棉袍，头戴黑皮礼帽的南汝箕看着怀里的娃儿笑着向何建禹作答：“哎，来屋舍办点事，我就要动身去天津公干了，一时回不来喽，赶着走前来看大哥。没成想正好赶上你们家添人进口，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么。怎么，刚才你说甚嘞？嗷，是嫌这娃又瘦又小的不好养？倒是忘了问是男娃是女娃喽？”

“是个带把儿的！要我说啊，别看这娃儿眼下瘦小枯干的像个小猫儿，都说这有苗儿不愁长。三天两后响水膘一上就有模样嘞，不信等着瞧，”李家大嫂抢着插话。

南汝箕接过话头，“我看这孩子挺喜人，天庭饱满，眼缝儿细长，将来必定有出息！”

“哈哈！你南先生什么时候也学起看相了么？行，借你吉言，我就盼着这一天喽！你老弟有学问，帮我给娃儿起个官名哇。”

“先容我好好想想，”南汝箕将小娃递回李嫂照顾，拉上建禹走出宽敞明亮的正房，随即在扫过雪的院子里来回踱起了步子，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口说，“有

了，单名一个云，取芸芸众生之意，字嘛就叫则成。这‘则’嘛，即是以身作则的则；这‘成’嘛，乃是功成名就的成。自古以来，凡成大事者，必先从修身、养性、正身做起，这是亘古不变为人做事的道理。现在国家衰弱不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到处混战，民不聊生。当此乱世，只要是我們有良知的普通国人都应树立为国为民做一番实事的信念和勇气。所以我给咱大侄子起了这么个名儿。你老兄也是书香门第、一方士绅，仗义疏财且知书达理，你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如何？”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官名何云，字则成。小名我早起好了，为了好养活就叫月全。老弟你闯荡四方、见多识广的，我都听你的。至于你讲的那些做人成事的道理，等娃长大了，懂事啦，我会告诉娃的。”

忽地，南汝箕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哎呀！说了这么半天我差点忘了正事嘞，前些天我从一个老中医那儿寻来一个治你咳嗽的方子，大哥先照方抓药试试看。”他边说边从怀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黄纸方子交给何建禹说：“也不早了，我也早些回了。”说罢他双手抱拳作别就要走。

“老弟你先等等！”何建禹伸手拦住南汝箕，急忙转身踱进西厢房，不一会儿拿出个蓝布小包裹，他把包裹解开排出百十块白花花的现大洋一股脑地塞到南汝箕手中，“这是刚收回来的出租戏装行头的钱。不多，你拿着，全当是路费。”

“大哥你尽接济我了，这钱我不能拿，嫂子刚生了娃，以后这用钱的地方多嘞。”说着就要将钱塞回给何建禹。

何建禹忙躲，“兄弟这就见外了么，你是做大事儿的人，比哥哥我强，将来必定为国为民做番事业，以后但凡有了难处尽管来找哥哥。”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兄弟就此别过，哥哥保重。”

“早去早回，再来咱哥俩一起喝两盅。”何建禹嘴上虽这么说，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南汝箕转身往大门走，何建禹不舍地跟着他一直送出大门，惜别之情让他一直站在大门口望着南汝箕渐渐远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村子尽头的一片皑皑白雪之中。

危难识人心，患难见真情。此番南汝箕怎么也想不到，何建禹道别时的一番朴实的承诺在几年后就得到了验证。1932年夏，正值杨虎城在三原养病，国民党中央电告杨虎城，南汝箕是共产党员。不久，蒋介石派胡逸民携函会见杨、

南。胡逸民把委任状和通缉令一起摆在南汝箕面前，脸色一沉说：你要么到南京当中央监察委员，要么就到南京下狱，任选一张。南汝箕说：“我宁愿选择通缉令。”然而，杨虎城知道南京方面对他重用共产党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建议南汝箕夫妇暂避一时。于是夫妇二人辗转回到洪洞县何家，而一直对南汝箕恨之入骨的阎锡山，自打知道他踏入山西地界后就开始追踪缉拿。何建禹冒着通共的危险，抵了一家铺面，筹集了一大笔钱派伙计护送他们急出山西奔赴天津，后由杨虎城暗地里安排南汝箕夫妇东渡日本，这才躲过了这番劫难。

而让何建禹所始料未及的是，几十年后，就是这位貌不惊人、胸怀大志的南老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栋梁之臣。

光阴似箭，时间飞逝。这一年，胡坦村何家的小娃月全快满十岁了。他每天一大早随大人们下地学干农活儿，午后去私塾读书，晚间习字听父亲讲古论今。小小年纪已经开始懂得为大人分忧了。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就在眼前。

从前，这方圆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何家是大户人家。门下共有兄弟四人、老大何建禹当家主事，掌管着十来口人的生计。家中有田地、圈里有牲口、城里有铺面、戏班有股份，一直以来家中衣食无忧生活富足，还有余力结交朋友接济乡亲。

可而今的何家却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这些年来何建禹咳嗽、胸闷得越发厉害，虽到处寻医问药却久治不愈，又疏于对家中田地、铺面、股份的打理，所以家中经济状况已是每况愈下、大不如前。

这天夕阳西下，小月全像往常一样背着书篓儿踢着石子儿低头走在回家的路上，碰上神情恍惚的李家大嫂手里拿着一封文书，急匆匆地迎面走来，两人差点撞个满怀。

“李婶儿。”

“哎，月全娃儿是你呀！我刚到屋舍去取你爹帮俺家写的上县里告状的呈子，可不得了了啊！你爹他吐血了，大口大口的，怕是快不行了。你娘哭得可恹惶哩。这不，我赶着去请村头儿的刘大夫，你赶紧回……”话未说完，小月全人早已拔腿跑得没影儿了。

刚绕过照壁迈进前院，就耳闻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月全惊呆了，背上

的书篓儿一下子滑落下来，笔墨书本撒了一地。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何建禹撒手人寰已成事实。接下来就是何家发丧、讨债、分家。老何家是彻底散了，而何建禹这门孤儿寡母也只能彼此相依为命，那日子过得真是恹惶。

一年后，依照何建禹再苦再难也要继续供孩子上学的遗嘱，母亲咬咬牙，决定拿出家中仅存的讨回来的最后的一点儿利钱，送儿子上县城高小去读书。临行前的一天，何云独自一人到父亲坟前祭拜。

他跪在父亲坟前，嘴里叨念着：“爹呀，您走得太早！也没来得及给娃儿留下一句话。但一直以来娃儿都懂您的心。不识祖，枉为人。是男儿，当自强，成大业。娃儿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说完他恭恭敬敬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毅然起身离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翻过去了。短短几年间，何云高了，也更懂事了。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后，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他那稚嫩的肩头，父爱的缺失在他那幼小的心底里打上了苦难的印记。以至于几十年后，他在形容当时的心情时还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种孤苦无依的境遇，就好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飞向何方。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又好像身处黑暗却找不到光明。”

二 壮志未酬 心向光明

就在何云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家中艰苦度日的时候，国内的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苦难的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而后将战火蔓延至热河及华北各地。不到四年，日军差不多已占领和侵袭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先是密令东北军张学良停止抵抗，辖所部撤入关内，而后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纠集重兵发动了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的更大规模的围剿。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彻底终结了“左”倾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表达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宣言》。而后，中央红军在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坚决北上，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历经艰难险峻，行程两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936年的春天，一支来自陕北的红军队伍东渡黄河来到了洪洞、赵城一带。其中一个连就驻扎在何云家后墙外废弃的破砖窑里。

几年前，土皇帝阎锡山为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于各县各村都成立了反共自卫团，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受其影响，山西各地百姓对红军都怕得要命，像避瘟神似的纷纷逃到山里躲避起来，而那些自卫团头目和地主们一听到风声，也当即

带上细软携家眷逃进城去了，这时的胡坦村里就剩下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孺。

一天晌午，何云匆匆忙忙地从城里赶回家。一进大门就六神无主地喊，“娘！您在哪儿哇？”

“是月全娃儿吗？娘在这儿嘞！”眼见娘揩着粘满油麦面粉的手，颠着缠过足的小脚儿从屋里踱出来，他的心又一下子装回了肚子里。

“听说，咱这一带来兵了！俺担心娘，正好学堂放春假，俺就赶回来嘞！娘，您没事吧？”

“娘没事儿，这不好好的么！村里来了一伙子兵不假。说是叫甚？哦，对了，叫红军。这些天，他们挨家挨户帮着扫院子、担水、推磨。这不，咱家这一直漏雨的正房，也给修了。他们长官做主，还把跑了的那些大户的牲口、家什分给穷户。这回乡亲们放心嘞，逃到山里的人也都回村儿了。”

“照您这么说，有情有义，劫富济贫，这可是一支仁义之师啊！”

“我看是。娃，咱不说这啦！时候可不早了，快进屋嘞！我娃饿了吧？你等着，娘这就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油面卷儿！”

“好，俺帮您烧火。”何云放下东西就和娘一块儿忙活起来。

看着娘掀起锅盖往锅里瞧，何云问道：“娘，这油面为啥要等锅里的水热了再和面呀？”“这娃儿就不懂了吧！这油面呀，开始必得用热水和面，等凉了搓成卷儿，再下锅煮、上锅蒸，老辈儿人说这叫三生三熟。如果一开始用凉水和面，那这油面可就再也熟不了嘞，吃了会闹肚子的。这娘也试过，是真的！”他听完点了点头，忙着往灶里添柴火。

这时院子里忽然传来往缸里倒水的哗哗声，“喂！何家大婶儿，在家没？我把水桶挑子放这儿啦！”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男人的声音一下子打断了娘俩儿的家常话。接着门被推开了，一个身穿灰黑旧军服，头戴红星八角帽，斜肩挎着盒子枪，腰间系着牛皮带，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大个子军人眯着眼睛笑着走了进来。

从这天开始，何云认识了这位娃娃脸的红军大个子方连长。每天像跟屁虫儿似的跟着他和战士们走家串屋，向乡亲们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参加红军。

这天，从村东刘大夫家出来，何云拉着方连长的衣袖，眼睛里流露出坚决之色，“俺也要参加红军！”

“你？那可不成！”

“为甚？”

“娃儿太小喽。人还没枪高呢！再等几年嘛……”

“不小嘞，三国时周瑜七岁就官拜兵马大都督喽！论个儿？那槐树杆子倒高，可杵在那儿，死木头一根儿。”

“你这娃儿呀，就算咱队伍要你，你娘她也不会答应的。”

“方大哥，要是俺娘答应嘞，你们就得带上俺，好么？你等着，俺这就回家跟娘说去！”说着何云扭头就往家跑。

几天后，红军队伍接到上级命令，带着本村入伍才刚刚训练了一周的新兵，在村头儿场院里集合准备出发，放眼望去，何云那瘦小的身影在新战士行列里特别显眼。来送行的乡亲们将场院围了个严实。

“全体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一、二、三、四、五……

“报告连长，新战士集合完毕，请指示！”

“好，入列！”

“是！全体稍息。”

看着服装虽不统一却个个抬头挺胸的新战士，娃娃脸的大个子连长从队头走到队尾，又从队尾向队头走去，最后停在何云面前。他微皱着眉头，眯缝着一双眼睛，以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何云发问，“哎？我说你这娃儿怎么会在这儿嘛？你娘不是没答应你参加红军么！”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哭声，“哎呀！可不得了啊，你们不能带他走啊！”大家循声看去，则成娘被李家大嫂扶着，哭着一步一踉跄地奔这儿来了，方连长顾不上队伍忙迎上前去。

“何大婶，你们咋来啦？”

“他红军长官啊，我娃可不能去当兵呀！你们行行好。娃儿他爹死得早，剩下我们孤儿寡母是相依为命呀！再说，我娃儿是独子，千亩地只这一棵苗儿，打起仗来，那枪子儿可不长眼。万一有啥好歹，叫我可咋活嘞！我求求你们啦，呜呜……”则成娘一边哭一边就要往地下跪，李家大嫂拉也拉不住，方连长急向前双手将她扶起。

“何大婶快起来，要我说啊！你一百个放心！一千个放心！按咱红军的政策，

没得到您大婶的许可，咱们是不会带走你家娃子的。”说到这儿，方连长迅速转过身从队列里拉出了何云，缓缓地摘下自己的红星八角帽，郑重地戴在他头上，然后默默地将他推到娘的怀里。

这时的何云已是两眼猩红、嘴唇紧咬。他忍着泪一把推开娘，狠狠地跺了跺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溜烟儿地跑了。一口气跑到对面的山顶，为排解心中郁闷，他双手用力举起一块刚刚能荷得动的石头，大喊一声往山下投去。那石头顺着山势夹带着碎石和泥土往山下滚去，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石头滑落的方向，时间仿佛将他凝住了，一动也不动。

接下来的数日，他每天干完活儿都会躲到山上一个人发呆直到天黑，心中的怨气时时困扰着他久久不能消散。望着挂在天上的一弯新月，一种迷茫之情油然而生。

“男儿有志，志在四方！爹呀，您是这世上最懂孩儿心的人，可就为甚走得这么早嘞？孩儿想干的事儿怎就这么难啊，这是为甚？为甚？”

许多年以后，在同别人谈起这段经历时，何云曾感慨万千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正是第一次当不成红军的那次失败，才大大激发起年幼的他决心同命运去抗争的勇气，最终成就他心向光明，投身革命，历尽挫折，痴心不改。”

三 为国御辱 投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当局的情况下，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内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借机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官兵奋起反击，史称“七七事变”，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山河破碎，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及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和江南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师和总部直属队。改编后，八路军根据毛主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决策，以三个主力师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后，八路军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师先后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阳明堡、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寇，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参战部队的士气，也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就在此时，中共地下党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开展工作，在山西的城镇乡村展开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一大批进步的群众组织，并由薄一波、韩钧等同志发起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

放学了，雪后安静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们参差不齐地哼着刚学来的抗日歌曲从教室里蜂拥出来，出了校门仨一群俩一伙儿地各自结伴踏着积雪回家。

因为是住校生，何云一个人默默走在最后，他一边往宿舍区走一边手里翻看着图画本儿。在校门口，门房的王大爷手举两封信叫住了他。“则成慢着，给你！”

我这儿代你收了两封信，是俩人儿送来的，一个是晌午，一个是刚刚，一个说是你家亲戚，一个说是什么牺盟会的，你快看看吧！”何云接过信急忙打开，连图画本儿都掉到地上，他低头看信，王大爷捡起地上的图画本儿好奇地翻看着。

“王伯，我们村牺盟会乔工作人员来信说同意我去参加抗日队伍啦！这回我这书算念到头了。”

“那娃赶明儿就不来上学啦？往后我们也见不着了？我还真舍不得，你这娃不爱多说话可心眼儿好着嘞，上次给我家孙儿画的画儿，我家孙儿可喜欢着呐。这往后也别想喽！”

“王伯，这本儿图画册子都是我平时画的，送给您留个念想吧！至于我能不能去还得回家过俺娘那关呢。”

“哎对啦，你手里那封信还没看呢么！快看看，可别耽误了事儿。”何云光顾了高兴，这才想起手上还有一封信没拆呢。赶忙打开看了几眼：“是我的远房表哥在国军无线电大队当大队长，听说还要提拔他做甚？对，是军部参谋。他许我去他那儿直接当排长。我才不去呢，靠亲戚当排长有甚出息，我还是去乔工作人员那儿参加像红军那样好的抗日队伍！”

“这娃我真没看错，能着呢！日后肯定有出息！”

“哎，天儿都快黑了。我还得去收拾行李呢，走嘞，王伯您也早些回吧。”

跳下顺路的马车刚进村儿，背着被窝卷儿，手提书包的何云迎面碰上一群扔着雪球有说有笑的小伙伴儿。

“闷葫芦月全，你回来作甚？”

“你才闷葫芦呢！这么晚啦，你们不在家呆着，弄到一块儿，这是去作甚呀？”

“哎，月全。你先别回家啦，一起去场院。那里今个儿牺盟会演剧，叫什么‘放下你的鞭子’，青救会还教唱新的抗日歌曲。这些天，天天都有活动。可热闹着嘞！”

“算咯哇，狗娃，你们去吧，要看见乔工作人员，就说我回来啦，请他去我屋舍一趟！先回了。”

“好嘞！咱们走吧。‘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何云迈开步子往家走，身后小伙伴儿们的歌声渐行渐远。

“娘，我回来啦。”